







# 徵婚啓事

……張景峻……

其實，我跟你們說，我是很憂鬱的。只可惜很少人能從我身上發現這一類氣質，記得上次在票選「十大氣質最差男性」時，我眼睜睜地發現黑板上我的名字赫然名列榜首，實在不由令我感慨世人目光之淺短，伯樂之難尋。

當然我是從不在乎那一小撮人討厭我的，君子坦蕩，小人常戚戚，我的魅力是屬於「實力派」，雖然我身高不過一六〇，冒出一點，雖然我常被冠以「狄魯斯」這不雅綽號（來源且暫按下不表），雖然我不雅得有點面目模糊，扮相不夠帥，雖然我又不夠富，但我的魅力是經長期的相處與觀察，才能登堂入室，一窺堂奧。君不見我經常呼朋引伴，前擁後簇，議論風生之勢，乃江山代起英雄，領百年風騷，或談笑室一角，或講堂，或彈子房，到處皆可聽到我天真無邪的笑聲洋溢四方，特別在我表演「旋空三彈」，「竿進洞」的敲竿絕技時，那是四面掌聲雷動，八路英雄好漢拜服，「天下第一」之名不脛而走，好風光，呼，管他什麼「氣質」，是論斤還是兩賣？

但是，老實跟你們說，我是很憂鬱的。我的憂鬱近於哲學家的氣質，我早已揚棄了叔本華、尼采和黑格爾，我的哲學是人最好沒有哲學。

就比方有人故意找你麻煩，不懷好意地十分嚴重地問你：「你為什麼要學醫呢？你這個樣的人才應該……」

那個時候你不必心浮氣躁，不必扭扭捏捏，你只需不卑不亢地回答他的大道理，甚至史懷哲爺爺都抬出來做擋箭牌。

我會直截了當告訴他：「那將你來準備走那一科呢？」

這樣如此這般，就可以塞住他的嘴，繼續心安理得地過日子。因此校園裏我常開，四處散播快樂的種籽，我的口頭禪是：「人爽就好！」

考得個個面有菜色，只消幾夜夜車的工夫，就一路過關斬將，大獲全勝。這時誰是老虎，誰是病貓，立判分明。

然而我還是十分憂鬱的。經常人生許多重要課題在我心海裏洶湧起伏著，敏感和智慧。天才總是要比凡人經歷更多的痛苦和磨難的，我內心的孤獨更

在我們周圍一票肝膽相照的兄弟扶持之下，無論是蒐集考古，切片指導，小道消息，秘密情報，乃至於重點整理，考前衝刺複習皆有專人負責，其盛情可感，每每使我

八月底，三伯打來長途電話：陳醫師剛來過，臨走留下一句話：恐怕這次不像以往那樣樂觀了……

「你們拿回去吃吧……我再也吃不了那麼多了……」

祖母想吃鳳梨冰，因為她一直認為「吃冰可以退火」

「阿媽，我回來了。」我握著祖母的手腕，輕輕呼喚。

祖母已不再回來了……

看他那副屁滾尿流的样子，我便知道從此他對我的崇拜更添了幾分，心裏十分受用。

我第一見到他，他就請我抽「玉山」

「不知道，這是毛姆講的，我不知道」

科學信度。我們只抱著一線希望，但是祖母却把希望全部寄託在這一點草葉上。

聽任秘密與病魔的擺佈，而別無選擇。

「阿媽，我回來了。」我握著祖母的手腕，輕輕呼喚。

祖母已不再回來了……

祖母已不再回來了……

「你希望我成為作家？」我抽了一口煙，狠吐出一個因自己的痛苦而自傲的人。

「你希望我成為作家？」我抽了一口煙，狠吐出一個因自己的痛苦而自傲的人。

「你希望我成為作家？」我抽了一口煙，狠吐出一個因自己的痛苦而自傲的人。

「你希望我成為作家？」我抽了一口煙，狠吐出一個因自己的痛苦而自傲的人。

「你希望我成為作家？」我抽了一口煙，狠吐出一個因自己的痛苦而自傲的人。

「你希望我成為作家？」我抽了一口煙，狠吐出一個因自己的痛苦而自傲的人。

「你希望我成為作家？」我抽了一口煙，狠吐出一個因自己的痛苦而自傲的人。

「你希望我成為作家？」我抽了一口煙，狠吐出一個因自己的痛苦而自傲的人。

你曾是我滿溢的心情。楚雲。

# 祖母的病痛

楊載

祖母已不再回來了……

